



为了回家所以旅行

为了回家 所以旅行

(美) 安德鲁·麦卡锡 著 方激 译

THE LONGEST WAY HOME

One Man's Quest for the Courage to Settle Down

Andrew McCarthy

THE LONG

One Man's Quest for the Courage to Settle Down

为了回家 所以旅行

(美) 安德鲁·麦卡锡 著 方激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LONGEST WAY HOME by Andrew McCarthy
The Longest Way Home © 2012 by Andrew McCarthy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,
arranged with Kuhn Projects, LLC,
through The Artemis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 This Licensed Work published under license.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17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了回家,所以旅行 / (美)麦卡锡 著;方激 译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3.6

书名原文: The longest way home: one man's
quest for the courage to settle down

ISBN 978-7-229-06637-6

I. ①为… II. ①麦… ②方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5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7295号

为了回家,所以旅行

WEILE HUIJIA, SUOYI LVXING

[美]安德鲁·麦卡锡 著
方激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
责任编辑: 徐宪江

特约编辑: 杨佳凝 王方

营销编辑: 高帆

责任印制: 杨宁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9.5 字数: 280千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序

“你欠了我一个蜜月！”

“你醒了吗？”一个声音穿过了我沉睡的大脑。

“正要醒过来。”我回应着。

“几点钟啦？”蒂喃喃低语。

“四点十五分。我们起晚了。”夜色依旧沉沉，帆布帐篷被一阵干燥的微风吹得快速抖动起来。我抓起包，用力拉起拉链，和蒂一起出了门。在被一片惨白月光照亮的干硬的灌木丛中，我们穿过一条小路，将东西扔进吉普车，几分钟之内便绝尘而去。吉普车仅有一个前照灯还能使用，偶然间，在灯光光束的边缘，一双发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隐隐地放着光。

我们在泥巴路上一路颠簸着，半个钟头后，开到了一扇锁住的大门前。夜色中，有人不知从何处现身，过来打开了大门，我们驶入了切腾戈大围场。几只无精打采的日光灯微微照亮了一大片平地。一个矮小的年轻人抓起我们的包裹，扔进一辆老旧的面包车尾部——这种面包车在非洲可算是命根子了。他从车轮后方跳上车，我们也跟着爬进了后座。

“我叫乔纳森。”司机自我介绍着——这是他会讲的全部英文。

我们在另一扇门前等着熟睡的门卫被司机叫醒。离开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时，我们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，还要开上四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才能赶上北去的飞机。

如果说国家公园里的路坑坑洼洼、千疮百孔，门外的这一条可算是更加糟糕了。我紧咬牙关，免得车子颠簸时咬到自己的舌头。突然之间，风猛烈地刮了起来，车里扬满了尘土。

“停车！”蒂高声叫了起来，“车子的后箱盖打开了。”面包车的后门没有关严

实，大包小包全部掉落在了路上。“哦，天哪，我的电脑。”蒂轻声低语。

我那旅行包的拉链崩开了，黑暗中，衣服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撒了一地。我们尽可能抱起满地的衣服，重新塞回到面包车里。

“你想要检查一下电脑吗？”我问蒂。

“算了，还是快点走吧。”她无奈地回答。

等到天色变得稍稍和缓一些时，我们正穿过一片浓密的灌木林。稠密、低矮的树丛挤满在小路上，这些树大约不可能长得更糟糕了。我们继续向前行驶着。在车子爬上一片小山丘时，蒂又开了腔。

“有东西烧起来了。”

我们停在路中央，一个个挤出车门。右侧的后轮胎瘪了气。蒂和我面面相觑着。赶上飞机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。被众人忽略的面包车悄悄地沿着倾斜的山坡向后滑了下去。乔纳森赶忙跳到车轮后面挡住了车，才没有让它完全冲下去。原来，这辆面包车根本没有刹车闸。蒂和我捡起几块碎木头，垫在轮胎前面稳住车子。乔纳森翻出了千斤顶，却不知道如何使用。其实，就是知道也没用了，因为连车上唯一的备胎也是瘪了气的。

我们站在面包车后面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道路。一直到那个时刻，路上不见任何一辆车从我们身旁经过。我们身上没有任何食物，却又偏偏饥肠辘辘了起来。太阳冲出了地平线，突然间，蒂笑了起来。她笑得全身都在颤抖，笑声狂放恣肆，像是用尽了她的全部气力一般。那是一种让我觉得自己做对了什么的笑声——我庆幸，自己最终和这样一个会大笑的女人走到了一起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还是忍不住问她。

就在此时，我也听见了一种声音——遥远却又清晰，鼓声敲击的节奏遍布在清晨的莫桑比克大地上。

“我可不希望这是战鼓。”我说。

新婚不满一周的此时，我才明白自己做对了“结婚”这一件事。但也在這時候，我又看见某种巨大的恐惧正变得真实起来，那便是——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照料好眼前这个女人。

当鼓声渐弱下来时，我们依旧停在路边等待。在非洲的天空上，太阳爬得越来越

高，气温也越来越高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我们的饥饿感更加强烈，而最令人不安的，是蒂变得沉默下来。当我总算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，却觉得这个声音仿佛来自一口低陷、遥远而浑浊的深井。她向前直视着尘土飞扬的路面，轻柔又缓慢地说：“你欠了我一个蜜月，哥们儿。”

目 录

序 “你欠了我一个蜜月！” -1

纽约 **让脚步朝着对的方向前进**

1

一个安静却又热爱表演的男孩儿 -3

踏入演艺圈的生活 -7

与世界的疏离感愈加明显 -13

旅行的意义 -17

与蒂的第一次邂逅 -20

“我们应该结婚吗？” -22

巴塔哥尼亚 **享受独处的满足**

2

身未动，心已飞 -27

“但愿你真的能享受孤身一人！” -30

埃尔卡拉法特-迷人的小镇 -33

意外的惊喜 -37

重要的认可与欣赏 -41

“原来，你就在这儿！” -47

寻找本地人 -49

阿根廷湖上一个孤独的孩子 -52

探寻埃斯坦西亚人的智慧 -54

自由与爱 -58

亚马逊

3

感受更深的爱与悲伤

- 家庭旅行计划破产 -63
- 其实不想走 -67
- 一见钟情于伊基托斯 -69
- “撑破你的内裤” -76
- 社交恐惧症 -80
- 观赏野生动物和女人 -85
- “原住民”的生活 -90
- 爱，一直都在 -93

奥萨

4

挑战乌托邦式的幻想

- 哥斯达黎加前戏 -99
- 要学的功课 -101
- 淘金，淘金 -109
- 不断上映的“尘俗画面” -113
- 生命中需要承载的“重量” -116
- 欢迎来到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 -120
- 学会观照自己 -122
- “为什么非要结婚呢？” -128
- 一个叫霍莉的女人 -131

维也纳

5

重要的决定

- 期盼重逢 -137
- 亲密的欢聚 -143
- 露天市场的收获 -146
- 享受二人世界 -150
- 霍夫堡宫之行 -153
- 观影 -158
- 两个男人的结伴 -161
- 小酒馆里的欢唱 -166

巴尔的摩

6

爱真的需要勇气

- 与老友返乡 -173
- 旁观者清 -177
- 美国最棒的城市 -183
- 回到老友成长的地方 -185
- 贴心的理解 -188
- 观看棒球比赛 -192
- “现身”需要勇气 -196

乞力马扎罗

7

充满力量的男人

- 去证明自己 -203
- 登山前的压力 -208
- 向“庞然怪物”进军 -212
- 令人痛苦的慢节奏 -216
- 呼吸暂停 -219
- 满满的能量 -221
- 到达斯特拉制高点 -225
- 压抑的愤怒 -229
- 冲下山，马上 -233
- 此情不再可待 -235

都柏林

8

爱的进行时

- 婚礼计划 -241
- 父与子 -243
- 急件 -251
- 与爱尔兰的因缘 -253
- 签字画押 -256
- 婚礼宣誓 -260
- 温柔的夜 -267
- 第二个婚礼 -271

尾声 **圆满** -278

备注 -281

致谢 -282

1

| 纽约 |

让脚步朝着对的方向前进

表演上的成功曾赋予我一种假象，
给我披上一层自信的躯壳，
但我的旅行却帮助我真正认识了那个面具后的自己，
并以信念来填满那个躯壳。
通过旅行，我开始成长了。

一个安静却又热爱表演的男孩儿

其实，我们仅仅向西面迁移了19英里——但我的童年时代却就此被抛在了身后。逝去的不仅如此，还有我和我的兄弟们在自家后院玩威孚球的记忆。那种游戏曾经占据了当年我整个夏日午后的时光。此外，还有前院那棵小小的枫树，在我八岁那一年，我差一点成功地用一把橡胶斧子劈倒了它。

那些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趁着困意袭来之前，在黑暗中与房间对面的我哥彼得聊天。那时候，我们还住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，家在城郊外安全的中心地带，那是一栋有三间卧室并且挂着绿色百叶窗的殖民式楼房；搬迁后，我们却要住在沼泽地带中某条街上的一栋长形、低洼的房子里，相隔了半个小时的路程，也相隔着一整个世界。

“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间汽车旅馆。”

我记得自己在第一次看到新家时曾经这么说过。无意中，我其实也一语道破了我们生活中那种即将开始的动荡不定。我大哥斯蒂芬那时刚刚进了大学，他和我爸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终于宣告落幕——我爸再也不用满含怒气地一路追着斯蒂芬冲出门外，直到穿过整个院落。彼得曾经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，突然之间，他也长大了，并且暂时失去了所有的光彩——驾车和跟女孩子们交往侵占了他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，而体育曾经占据了他早年生活的全部日子。然而，他还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保护欲，继续照顾着我。我们的小弟贾斯汀，比我又小了八岁，那时刚插班进了一所学校，亦步亦趋地踏着我们的生活足迹。

搬进大房子后，我父母并没有因此而增添几分自信，相反，他们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。有一件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，每当电话铃响起，我总能听到我爸的声音在又黑又深的房子里的某个角落来回飘荡：“我不在！我不在！”不管是谁找他，他都不想被人找到。在同一时间里，我妈因为某种疾病而变得令人越来越有距离感，我们孩子对那种疾病了解甚少——父母从来不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。在这个空间的每一处，一家人都像是在渐行渐远地生活着。那一年，我十四岁。

作为一个安静的孩子，我曾经轮流跟别人交朋友，在我的旧邻舍之间循环重复着这些把戏。搬家之后，我失去了这样的乐趣，就像是有一条绳索上被解了下来。我家门前的路上，有一片树林穿过，我开始花上越来越多的时间，独自从树上折下枝条，或是在小溪流中堆一个小水坝。因为一直活在我哥彼得那所谓运动天赋的阴影之中，我对于体育的热情也渐渐冷淡了。

我从来也都不曾是一个勤奋的学生，在学校的功课开始堆积如山时，我的学习兴趣更是开始消退。我妈注意到了我日益严重的忧郁症倾向，建议我去试一试参与学校的音乐剧《雾都孤儿》的表演。开始时，我十分勉强地去了。但是到最后要挑选扮演“鬼灵精”这一角色时，连我自己都为多么想要得到这个角色而感到吃惊。另一个备选的学生很明显的有着更好的声音特质，也对这部音乐剧怀着更大的热情。他逼得我在表演中把自己完全豁了出去，直到评委们再无挑选的余地，只有把这个角色交给了我。

剧作家田纳西·威廉姆斯在描述初恋时，曾经写下这样的话：“正像你突然将探照灯转向某些一直处于半黑暗中的物体。”我在那第一个角色中，经历了一种非常类似的、如同探寻到什么似的奇异感觉。我感觉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着的力量和归属感，虽然完全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寻找些什么。我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经验对我而言意义深远，但却从来不曾告诉任何人它对于我生命的影响力。

几年之后，到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了，因为成绩差，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。那一天，我一声不响地坐火车到霍博肯，再搭哈得孙河下的捷运，来到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旁的一栋大楼里。在二楼一间无窗的房间里，面对着一个举止弱不禁风、颈上系着领结、胡须还上了腊的细瘦男子，我朗读了一段台词。那台词出自一篇我只读过一部分的剧本。

“你坐下吧。”在我念完后，他简短地说。

他想要弄清楚，为什么我的成绩会如此糟糕，又是为了什么缘由想要来上表演学校。随后，他又问我是否预备了另外一段独白，可以表演给他看一下。我说，我可以试一试“鬼灵精”的几段台词。表演完后，他盯着我看了好久好久。

“好吧，”最终，他开了腔，“我们这样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让你进到这所大学里来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学业上，他们只能让你先在此试读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拿到好分数，然后，一辈子都要记得感激我。”

“听起来不错。”我答应着，脸上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随意，以此来掩盖自己内心的狂喜。

“我的儿子绝不能去当什么操蛋戏子。”听说了我的应试后，我爸厉声训斥——只是，当他确定没有其他一所学校愿意录取我时，他也无从选择了。

同样也是他，在学校拒绝了我的住宿申请之后，开着车带我进城，一家接着一家地敲门，直到在华盛顿广场公园近旁为我找到安顿下来的公寓。

我们眉飞色舞地开回了新泽西。路途中，他一遍遍地放着他那盘约翰·丹佛的卡带上的一首歌《谢天谢地，我是个乡村男孩》。我假装拉着无形的小提琴琴弦，他则摇下车窗。风从车里穿过，我们扯着嗓子高声对唱着，唯有在那一刻，两颗心才对着彼此完全打开了。

在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家时，我妈把一幅我一直心仪的画给了我。那是一幅巨大的帆布画像，画着一只鹰隼，金色的眼睛像是在直瞪着每一个观赏者。可是，当我爸看到它斜靠在门前的墙角，而不是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时，又变得怒气冲冲起来。

“那幅画绝不能离开这个家！”他狂吠起来，“那是我最喜欢的作品。”

我妈在我爸脾气发作时很少跟他顶撞，但这一回，她顶了回去。

“我就是要给他，”她发出了自己的声明，“他就要离开这个家出去上学了，我就是想要他带上这个。”

接着，一阵狂暴的冲突便发生了。在彼此的怒骂声中，我心里非常明白，它跟这幅画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一切都缘于一个对儿子过度投资的母亲眼看着要失去他了，而那个妒火中烧的父亲却又恼怒于母子间如此的亲近。

我在公寓安顿下来的几个月之后，我爸一如往常地没有事先告知便前来造访，这一次他居然还带着那幅画。他把画拿给我，仿佛这完全是一个刚想出来的主意似的。我想要拒绝，但根本没有用。他走了以后，我把画丢在了壁橱的最里端。等到我后来搬出那间公寓时，随手便把它送给了别人。

那个冒着风险把我招进纽约大学的男人叫做弗莱德·高力克。我后来每次在学校碰到他时，他都几乎认不出我来。在我进校之后不久，他便离开了。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我的确一生都对他心存感激，但我只履行一半自己的诺言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不太愿意去上那些非表演的课程，两年之后，学校的管理者们便要求我离开了。

不过，就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之后，另一个转瞬即逝的天使又飞掠过我的人生之路。

先是报纸上登出了一条题为“我们需要：十八岁，脆弱且敏感者”的广告。我并没有注意到，是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将面试的消息告诉了我。我就这样搭上了一号地铁去了上西城。坐在73街安索尼亚饭店走廊的地板上，我和几百个同样自认为具有“敏感而脆弱”这一特质的十八岁的少年们一起等待了三个小时。之前，我从未参加过类似的“公开招选”，或者说，从未参加过电影演员的面试。

当最终被叫入了屋内以后，我将自己的大头照递给一个面部线条柔和的男人。他立即翻过照片，跳到我的简历上。我只有一个周末，参与过一次正式的表演，那部剧作的名字正孤零零地悬在这张白纸之上。

“你把作者的名字拼错了。”面部线条柔和的男人开了口。

“噢，”我谦恭地回应，“很抱歉。”

我转过头望向一个满头乱发的女人，那女人正忙着做她自己的事情。她抬起眼，飞快地扫视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那个面庞柔和的男人于是转回身来又说：“明天到我